

# 寻找时间的人

The New Policeman

Kate Thompson

[爱] 凯特·汤普森 著

孙张静 译

清晨

落日

碎石路

枫树

穿过时间之门

在音乐弥漫

时光静止的空间

你是否

愿意停留？



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

The New Policeman

Kate Thompson

# 寻找时间的人

[爱] 凯特·汤普森 著

孙张静 译

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

图书代号: WX11N1070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寻找时间的人 / (爱尔兰) 汤普森 著; 孙张静 译  
—西安: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, 2011. 11  
ISBN 978-7-5613-5781-1

I. ①寻… II. ①汤… ②孙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爱尔兰—现代 IV. ①I56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193857 号

THE NEW POLICEMAN by KATE THOMPSON  
Copyright: © 2005 BY KATE THOMPSON  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ED VICTOR LTD.  
through BIG APPLE AGENCY, LABUAN, MALAYSIA.  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:  
2011 Shanghai Elegant People Books Co. Ltd.  
All rights reserved.  
版权登记号: 25—2011—147

## 寻找时间的人

(爱尔兰) 凯特·汤普森 著 孙张静 译

---

选题策划	方雨辰
责任编辑	焦凌
特约编辑	乔振华
封面设计	瀚愔
出版发行	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
社址	西安市长安南路 199 号 邮编 710062
网址	<a href="http://www.snupg.com">http://www.snupg.com</a>
经销	新华书店
印刷	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开本	880mm×1240mm 1/32
印张	8
字数	200 千字
版次	2011 年 12 月第 1 版
印次	201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书号	ISBN 978-7-5613-5781-1
定价	25.00 元

## 目 录

### 家族秘密

001

### 永生之门

075

### 迷失之人

107

### 魔笛再现

175

### 归心似箭

211

### 重返家园

237

### 后记

253

# 家 族 秘 密



吉吉·利迪和他的铁哥们吉米·道林经常闹别扭。吉吉从来没把这当回事儿，反而认为这是友谊的象征，因为他俩通常会马上和好，不像有些女生小里小气，吵起架来总是没完没了。不过，九月开学后第一周的一天，两人吵了一架，这次可不同寻常。

吉吉后来连吵架的起因都忘了，不过到最后两人该互相原谅，和好如初的时候，吉米突然说了一句话，让吉吉惊呆了。

“奶奶把你们利迪家的丑事儿都告诉我了，我不能再和你玩儿了。”

话音落地，两人都不吭声了。吉米的话让吉吉一时摸不着头脑，吉米则是十分尴尬，他明白自己说了不该说的话。

“利迪家出了什么丑事？”吉吉问道。

“没什么。”吉米转身想回学校。

吉吉挡住他的去路，质疑道：“说！她到底说了些什么？”

吉米打算先脱身，再谎称那只不过是用来吓唬吉吉的傻话，可是，还有人听到了他们的对话，那就不仅是吉吉跟吉米之间的问题了。另外两个男孩，艾丹·柯里和迈克·福特听到了他们的谈话，走了过来。

“吉米，快说，”艾丹催促着，“你最好告诉他。”

“对，”迈克也说，“全镇没人不知道，瞒着他也没用。”

晨休结束的铃声响起，该回去上课了，可这几个孩子却像没听到一样。

吉吉问：“到底是什么事？”他觉得浑身一阵寒意，深怕是自己身上出了什么大事。

“都是些陈谷子烂芝麻的事。”吉米说道，他仍旧打算回避。

“那是啥？”

“利迪家有个人……”吉米含含糊糊地叨咕着，吉吉没听清楚，好象是说“是个浑球”。

操场上的值日老师在叫他们回教室了。吉米向教室走去，其余几个孩子跟在后面。

“他到底干了啥事儿？”吉吉问。

“得了，别提啦。”吉米说。

艾丹·柯里揭开了谜底，他的嗓门大得能让所有人听到：“大伙儿心里一清二楚，你的曾祖父，他的名字和你一样——也叫吉吉·利迪，把神父给杀了。”

吉吉停下脚步，叫道：“你瞎说！”

“他是杀了人，就为了抢一支旧木笛。”迈克也说。

吉吉愤怒到极点：“胡说八道，你们这群骗子。”

除了吉米，另外两个男孩都狂笑起来。

“利迪家的人都是音乐狂。”迈克笑着说。

迈克笨拙地模仿着爱尔兰舞蹈，朝教室蹦跳着跑过去。艾丹在旁一溜小跑，嘴里哼着跑了调的《爱尔兰洗衣妇》。吉米瞅了吉吉一眼，埋着头，跟在他们后面走了。

吉吉独自站在操场上，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现在他总算明白了，为什么镇上的人总像是有什么事瞒着他和他的家人。每个星期



六，许多社区居民都会参加他家举行的舞会和舞蹈班。这些人大多是常客，他们的父母和祖父母早些年也常到利迪家参加舞会。最近几年，参加舞会的人数急剧增加，有些人甚至从三十英里外或更远的地方赶来。不过，还是有很多本地人总会避开利迪一家和他们的音乐，虽然他们在街上遇到这家人时不至于会躲到街对面去，可也决不和这家人搭话。以前吉吉也注意到过这事，还以为是镇上只有自己的父母没有正式结婚的原因。可如果不是这个原因呢？如果真的发生过谋杀案呢？吉吉是杀人犯的后代吗？

“利迪！”

值日老师站在门口等着他进去。

吉吉犹豫起来，他猛然感觉好像没脸再踏进教学楼的大门，但他很快想到一个办法。

他进来后，老师关上门，问：“你怎么像个木头似的愣在那儿呢？”

“对不起，”吉吉忙道歉，“我没反应过来您是在叫我。”

“那我是在和谁讲话呢？”

“我姓伯恩，不是利迪，没错，我妈妈姓利迪，可我爸爸姓伯恩，我叫吉吉·伯恩。”



新来的警察拉里·奥德怀尔站在格林酒吧外面的大街上。酒吧的门紧锁着，一支乐队在里面闹得热火朝天，乐器发出的混音盖过了吵吵嚷嚷的谈话声。公路的对面，不断上涨的潮水拍打着小港湾。依稀可见的云层下是铅灰色的大海，在路灯的照耀下海水泛着青铜色的光芒。海面波浪起伏，风越来越大，看样子快要下雨了。

酒吧里的音乐声暂停了片刻，一首曲子结束，另一首又接上了。开始是笛子独奏一首新曲子的前几个小节，后来，其他的乐手也纷纷加入，音乐声都快把屋顶给掀翻了。酒吧外，新警察拉里·奥德怀尔也听出了这首曲子。他藏在黑色警靴里的脚趾正随音乐敲打着节奏。在他身后的人行道上，站着搭档特里西，斜靠着警车上的座椅，手敲打着车窗。

奥德怀尔叹了口气，向酒吧狭窄的双扇门走去。他干警察这行的原因很多，有时连他本人也忘了是什么。不过，有一点非常肯定：他可不是为了来打扰乐队和听众们欣赏音乐的。几英里外的戈尔韦市内，暴力犯罪正在升级，街头混混们参与了抢劫杀人等各种罪恶勾当。在那里，他应该更有用武之地，不过，他记得这也不是他当初选择警察这个行当的原因。像现在一样，他时常怀疑自己的

初衷可能不是想除暴安良。

又一首曲子响了起来。特里西打开车门，警车里面的灯光射出来。拉里停下打拍子的脚，走过去，敲响了玛丽·格林酒吧的门。

酒吧里一下子安静下来，说话声消失了，嘈杂声渐渐平息。乐手们一个个停止了演奏静悄悄地离开了。只有一位沉迷在音乐中的小提琴手没有注意到这一切，还在兴致盎然地演奏着。终于，有人过去提醒她，琴声戛然而止，酒吧里只传来玛丽·格林穿过水泥地面时轻轻脚步声。

狭窄的双扇门打开一丝缝，露出玛丽焦虑的面孔。拉里看到，安妮·科尔夫坐在玛丽后面的一张凳子上。安妮是他见过的几位小镇居民之一，他希望这次上司别让他记录下安妮的名字。

“抱歉打扰了，”他对玛丽·格林说，“已经差一刻凌晨一点钟了。”

“他们正在收拾，”玛丽急忙解释，“五分钟后就走。”

“但愿如此，”拉里说，“这样对大家都好。”

他回到车上，开始下雨了，雨点落在海面上。

(新警察)

# THE NEW POLICEMAN

Trad

The musical score consists of four staves of music. The first staff begins with a treble clef, a key signature of one sharp (F#), and a common time signature (C). The melody starts with a quarter rest, followed by a series of eighth and quarter notes. The second staff continues the melody with similar rhythmic patterns. The third staff features a more complex rhythmic structure with eighth notes and rests, including a fermata over a note. The fourth staff concludes the piece with a final cadence, including a fermata over a note.

### 3

雨点也落在吉吉·利迪或者是叫吉吉·伯恩的这个孩子身上——最近他开始自称吉吉·伯恩。雨点也落在他爸爸塞伦和他正在捆的最后几束干草上，父子俩正忙着把草装上平板拖车，车停在他家地势最高的一片草场——环形草场上。

“我们把时间掐得准吧？”塞伦问。

吉吉没有回答。他太累了。今天晚上，他捆了不计其数的干草，现在，手套里的手指已经又红又肿。他扔出最后一把草，塞伦把它码放整齐，然后坐到拖车的驾驶座上。吉吉把博斯科抱上车，让它坐在塞伦身边。这只狗年纪大了，身体越来越笨重，自己跳不上拖车，可农场上的活儿，没有哪件是它不想掺和的，只要有人干活的地方，就有博斯科的影子。

塞伦踩了踩离合器，老拖车轰隆隆地发动起来，缓慢地穿过刚收割过的草场。吉吉爬到草垛顶上。雨越下越大，在车前灯的照射下，雨点斜斜地落下来，他们沿着环形草场边的车辙向下面的农场开去。

塞伦说的没错，他们算得很准，刚才收的干草是最后的一批。今年夏天的天气一直很潮湿，原本想把草晒干的打算完全落空，最后只好雇人把剩下的草打成捆。草太湿了，没法晒干，当冬天的青

饲料又不够新鲜。他们管这叫混合草料，可实在很难把这东西作为饲料，因为牲口即使饥饿难耐，勉强吃下这种草料，也不会从中获得多少营养。混合草料的好处在于：饲料缺乏时能充充数，但不能完全代替饲料。要想喂好牲口可不是那么容易的。

拖车慢慢腾腾地开着。吉吉能看到前面车厢里，博斯科的尾巴随着车的颠簸左右摇晃。在他们的右边，电子篱笆墙的里面，是“莫丽之地”，是利迪家用一只死驴的名字来命名的。现在，一团斑驳的影子正穿过这片地，就像一群深海中游泳的鱼一样。那是一群白色的萨能羊和褐白色的吐根堡羊，它们正朝园子边的羊棚走去。

山羊都讨厌下雨，吉吉也讨厌下雨。既然活儿已经干完，也就不需要雨水来降温了。雨水顺着头发滴下，刺疼了他的双眼。他真希望能躺在床上美美地睡上一觉。

塞伦将车停在院子里，建议道：“我们早晨再来卸车吧。”

吉吉点点头，从干草堆上跳下来，给爸爸发信号，帮着把车倒进干草棚的空位里。妈妈海伦从后门走过来。

“回来得真是时候啊，”她说，“我刚把茶点做好，你们就回来了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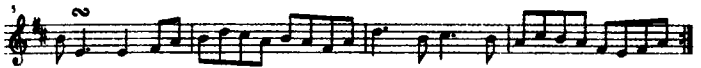
厨房里，炉灶上的茶壶还冒着热气，盘子里盛着刚烤好的饼干。可吉吉瞧都没瞧一眼就径直走过去，回到楼上自己的房间。床上扔着的书包拉链没拉好，没完成的家庭作业本掉出来了。他瞥了一眼钟，要是早晨提前半小时起床的话，还能做点作业。

他把书包和包里的东西都扔到地板上。上闹钟的时候，他忍不住想，其实每天他都会这样想：时间究竟跑到哪儿去了呢？

(刚收割过的草场)

# THE NEW-MOWN MEADOW

Trad





不是玛丽·格林舍不得让顾客们走。酒吧大门早已紧闭，她恳请他们尽快离开，因为新来的警察都敲门警告过了。大部分熟客喝完酒就走了，但还有一些人仍呆在那儿。有几个乐队成员是从镇外赶来的，这是他们多年来演奏得最好的一次。他们的手指、琴弓甚至呼吸好像都被狂野的音乐之声所征服了。看到玛丽走来走去，焦急地绞着双手的样子，他们的理智愿意听从她的请求，但内心却办不到。多年来没有演奏过的曲子都涌进脑海，他们渴望一显身手。在格林的酒吧经常发生这样的情况，这真是个奇妙的地方。

已经凌晨一点半了，外面的大街上，拉里·奥德怀尔在滂沱的雨中呆呆站着，完全沉醉在酒吧遮光窗帘后传来的悠扬乐声中。可这次特里西走过来，他准备进酒吧去。

“真倒霉，乐曲要被中断了。”拉里想，但特里西已经开始敲门了。

玛丽打开门，急忙解释：“他们正要走，东西都收拾好了。”

两个警察绕过她，走进酒吧，刚好看到一双高跟鞋和一个小提琴盒消失在后门外。拉里记得见过这人，也知道要回忆曾在何时何地见到这人不会有任何意义。其余的人还没来得及从后门溜出去，特里西就已经跑到门边，掏出了笔记本。酒吧里所有的桌子，